

新密播报 | 城事

60岁张保银
牵手患病老伴走一生

1月11日,记者来到新密市马庄村张保银家时,张大爷正在院子里用炉火给老伴炸菜丸子吃。

张保银,今年60岁,老伴因10年前的一场大病落下脑溢血后遗症,从此路不会走、腿站不稳,也不会说话、不会穿衣服。“自从她得病后,我每天得带她去医院看病,但医生说,她这种病是几种病的综合,是慢性病,治不好,只能回家自己休养。”张大爷住的屋子很小,由于光线暗,屋内东西都难以看清。

据张保银介绍,老伴得病后,一直是自己照顾她,她生活不能自理,吃喝拉撒都得管。

“现在我每天喂她吃饭、穿衣服,还要记得每隔两个小时催她方便一下,不然她就会拉在衣服里。每天我出去放羊,都会拉着她的手,有时候我会感觉她还一直想着我,但她就是不会说话。晚上,先喂她吃饭,安顿她睡好觉后,我再休息。半夜里定好闹铃,在一定的时间里照顾她。”

每天牵着老伴的手,张保银这一牵就是整整10年。10年里,张保银每天都陪着老伴,看着她,照顾她。“我只希望陪着她度过剩下的时光。”张保银说。

新密播报 姜立强 文/图

因为爱,2013他们没有冬天

43岁徐建臣
一级伤残志更坚

家住新密市嵩山大道28号院的徐建臣,今年43岁,以前在黑龙江部队当兵,由于气候的差异和长期水下工作造成腿部冻伤、风湿,两腿股骨头都动过手术,后被鉴定为一级伤残,现拄双拐。父亲在2005年6月去世,母亲张行已85岁。徐建臣与妻子王美莲育有一儿一女,女儿今年17岁,在郑州商业技术学校上学;儿子7岁,上小学一年级。

徐建臣因风湿病导致伤残从部队转业回家后,病情一直没有好转,全身关节僵硬,脖子不能扭,身体是直的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吃饭要家人喂,穿衣需

要家人给穿。他感觉自己就是个废人,什么都要依靠家人,治病的花费也不小,全家人的生活全靠那点微薄的抚恤金勉强维持。

病魔和生活的双重折磨,让徐建臣心情烦躁,最后还得了抑郁症。

妻子王美莲比徐建臣小6岁,也有腰疼、腿疼的老毛病,但因为丈夫的病花费大,她舍不得花钱去看。妻子也从未因为丈夫身体残疾而嫌弃过。她专职在家悉心照顾他,每天为他穿衣喂饭,端屎端尿。他的女儿乖巧,在外面上学从不乱花钱,回家就给父亲捏捏胳膊、捏捏腿。儿子可爱,每天在他面前爸爸爸爸短地叫。国家也给他拨款买了房子。

面对妻子的不离不弃,儿女的孝顺、社会的关怀,徐建臣开始积极治疗。

现在的徐建臣,脸上已经有了笑容,每天都会坚持锻炼身体。记者采访时,他正拄着双拐上下楼梯。“我非常感谢我的妻子,如果不是她对我的细心照顾,我活不到现在。还有国家、社会的关爱,他们都给了我生活的希望。”徐建臣笑着说。

新密播报 李丹 文/图

2013 暖冬行动

回放

中海·东城半岛联合本报举办

69岁常爱英
失孙女夫妇病祸不单行

常爱英,69岁,住新密市幸福街,常年糖尿病形成了尿毒症。丈夫梁书枝,79岁,脑梗死突发后落下老年痴呆的毛病。夫妻二人有两儿两女,4个孩子均已成家。大女儿梁秀芬已50岁,在家照顾小孙子;大儿子梁彦松离异,带有一10岁男孩跟老两口住在一起。

2007年6月9日,常爱英领着3岁大的孙女在外面玩耍,这时一陌生人以打扫街道卫生为由强行将祖孙二人拽上面包车,走到半道把老太太扔下车,带着小孙女扬长而去,常大妈没能阻止这一悲剧的发生。事后,全家人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听寻找女孩的下落,均未果。一气之下,常爱英老两口双双病倒。常

爱英的尿毒症也因此加重,刚开始吃药能控制,后来吃药不管用,需要每两天做一次透析,这样已经持续做了3年。

夫妇俩生病卧床后,大儿子梁彦松每天给他们做好早饭,喂过父亲,把他扶到床上躺下再去上班;中午再赶回来给父母做午饭。因为父母的病,家里经济紧张,妻子经常跟他吵架最后离婚,留下今年已经10岁的男孩。小女儿梁锦萍每周末就会代替大哥来照顾父母,给他们端茶递水,做饭洗衣,开导他们。平时有空闲,大女儿和二儿子也会来父母床前伺候。二儿子也从未因自己女儿丢失而埋怨过父母,只是尽心尽力照顾着病中的父母。

新密播报 李丹 文/图

在新密,他们是不幸的:或因伤残,生活完全不能自理,全家人靠微薄的抚恤金生活;或带丢孙女,老两口因自责而生病,一个尿毒症缠身透析已3年,一个老年痴呆生活完全不能自理;或一人独自照顾患病老伴10年;或因眼障,70岁老人无儿女孤独生活……

还是在新密,他们又是幸运的:政府盖房、社会关照,让他们重燃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而郑州晚报新密播报站2013年冬日的帮扶,更让他们的冬“暖”如春。

70岁杜豹
患眼疾无儿女孤独过

1月11日,记者跟随西大街办事处郭主任,赶到新密市前土郭村杜豹家。

杜豹,今年70岁,身无儿女,独身一人生活。据杜豹老人说,自己6岁时不小心割伤眼睛,由于家里没钱治,造成右眼失明。1961年,家里出现灾荒,自己在逃荒时候与亲人走散,在外奔波很多年后,又一个人回家生活。中间有人帮忙介绍一个外地媳妇,但没生活多久就离开了。自此,杜豹老人就一直一个人生活着。

“2001年,我找了一份工

作,给村里煤炭澡堂烧水,一个月100块钱,一天24小时干活。因为眼睛不好,晚上看不清,有几次差点被煤炉烫伤。后来,就给盖房的人帮忙看车子,挣点生活费。现在老了,也没儿女,都是我侄子养着我。”杜豹说。

杜豹在村里有一分地,但由于年龄大,生活起居都需要侄子照顾。杜豹的侄子杜建涛说:“我大伯挺不容易的,一生没有娶妻,孤独一个人,作为晚辈,我就多照顾一些,希望他老人家能过好每一天的生活。”

新密播报 姜立强 文/图